又咨三一无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
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
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
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
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
而不變類氣浮於上而精氣萃於下性發乎天命成乎
人使聖人以為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
權以聚財築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

峨眉山中告皇帝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民也能知治身則知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恡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不可復存死不可復生至人消未生之患治未病之疾堅守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散氣難保而易失審威德者保其理割嗜欲者保其無得不勤哉得不成哉

道迹經曰越嶲郡邛都縣有小山名濛治山其高無踰伊尹於此學道上有芝英金液草服之度世治應奎宿黎州圖經昔人有駕牛採樵入蒙秦山見二老奕棊其人係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者起而斧柯已爛枯矣　按蒙秦治道家下品第七治也云伊尹趙昇俱得道於此

彭祖古陸終氏第三子籛鏗也自堯歷夏殷時封於天彭周衰始浮游四方晚復入蜀抵武陽家焉按神仙傳

奇寶故開而閲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鐍既歸

郡是夕暴卒後三日而寤其官屬將吏輩悉詣門訊焉

崔君曰吾甚𧄼憇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

果為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

冥司者也今奉命追君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

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

五十里至冥司其冥官即故相吕諲也於吾友善相見

悲泣已而謂吾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向為輒開今

奉上帝命名君按驗將如之何吾謝曰昏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庶復自新耳謹曰帝命至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即招按掾出崔君籍有項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謹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三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乃載拜謝言粗畢忽有雲氣藹然紅光自空而下謹及庭掾僕吏驚而

起曰天符下遂揖吾於一室中吾於隙間潛視之見譚

具巾笏率庭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

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譚及庭掾再拜受書便

駕雲而上頃之始沒譚命吾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

泣謂吾曰子識元三耶吾曰乃布衣之舊耳譚曰血屬

無噍類可悲夫我雖然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之

徒積悲歎而已語罷又泣旣而命一吏送歸再拜而出

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巳身卧于榻妻孥輩哭而環

之使者俱行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家中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時元載方知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遺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賫五百金賂載左右並得其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列仙傳云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住蜀峨眉山上人世世見之歷數百

年也　按晉皇甫謐作高士傳宋劉孝標注世說唐陳子昂賦感遇詩皆以接輿為避楚入蜀隱于峨眉今有接輿歌鳳臺焉

列仙傳曰丁次卿者欲還峨眉山語主人丁氏云當相為作漆以甕十枚盛水覆口從次唾之百日乃發皆成漆也

秦馮成子扶風人志欲脩道棄家訪師遇黃蓋童子授以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之鶴鳴山石洞中復遇異人

鶴仙人洞中琴國朝正德間猶藏在民間景氏及流賊
亂遂被攜去

青神志云漢光武時有史通平者自會稽來蜀謁天皇
真人得授三一之法及五行訣結廬於縣之北平山頂
煉大丹龍虎成形餌之白日昇舉

宋蒲江令郭賢長秋觀石蟾記云縣東十里山名長秋
觀號太清按圖誌漢唐王楊二真人栖隱之所觀有龍
洞洞有石蟾鄉老相傳漢時縣主簿王興好道一旦遇

白蟾引至此山昇仙而去後人以白石琢蟾像置於洞中

眉州志云東南五十里大旺山頂有井現一物圓赤如斗形狀活動剖之甘香異常得一臠者即時羽化臨邛主簿聞之乘騶駼上山僅剩少許食之羽化騶駼舐餘瀝亦化去後人呼為主簿山

寰宇記云瞿君字鵠子後漢犍為人入峨眉山四十年得仙乘白龍還家於平岡治白日上昇有繫龍橋在新

伏而去一日與諸弟子訣吾當向綿竹去復來脫一舄置
榻下端坐解面如生弟子為具棺殮積薪將化之舉棺
覺輕乃復啓視惟所脫舄在衆驚歎暮有樵夫自山前
來逢道士去聞者愕然已道士後身生漢州綿竹縣劉
氏是為劉真人

隋劉真人諱珍字善慶綿竹人前身即合江道士王法
興也齠齔風神秀異未嘗作兒戲迨十餘歲即慕道父
母不能止嘗厭塵市乃曰非雲岩石實無以養神非金

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又按法苑珠林王蜀時有僧居成都大慈寺恒誦法華經嘗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沿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揖之序寒暄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甚願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既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曰還齋否曰未遂焚香且覺非常鬱浡請念所業經此僧朗聲誦經翁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

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薦之迺施錢五貫為師市
胡餅之費翁合掌送出問人或云孫思邈先生此僧到
寺已經月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黄金貨泉也王主聞之
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後嘉州羅目縣復
有人遇孫山人賃驢不償直訴縣乞追攝縣令驚怪出
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思邈先生取錢二百
以授之曰吾元伺汝於此何遽怪乎
集仙錄云黄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

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取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經日不以為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谷旣笄父母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首水中極有異物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摝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清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觀福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

遲迴若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文翫之以此為隱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昇天處即今邛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汲水之處存焉　按臨邛圖經楊正見鄉民楊寵之女年三十無家開元時入蒲江長秋山修煉墾田蔾水忽見白牛語曰我伏地下有神水可穿文餘得水正見如其言果有湧泉後得道上昇羽士趙仙甫以事聞進其衣履井跡見存

仙傳拾遺云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眉山唐

祈所祐歲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是書生亦醫術人聞使君有疾故此來爾家人入白評士欣然曰久疾不接賓客客既有方藥願垂相惠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評士聞之扶疾相見已書生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為開一井眼當自然痊愈評士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一井至夕見水令評士

未日辰戌之年三月寅丑日九月未申日巳亥之年十月申酉日四月寅卯日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評士再拜受之言訖書生上昇而去

神仙感遇傳云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眉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外諸崖石室邃穴之間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

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自此志棲名山誓求度世入峨眉不知所之

感遇傳云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少年時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絶頂偶遺其所賚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引登䓿臺頋望羣峰棊列於地有道士弈棊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為何處荅

嶽遣人驗明始釋果百日乃餌丹賦詩舉家於大中末白日飛升道人尋亦仙去後人因名其山為胡羊山所棲處曰胡羊觀灶跡見存今重修為青雲觀潼川有馬落崖古碑存

感遇傳云王從玘者宦官也蜀主初節制邛蜀黎雅為永平軍從玘為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鎮為郡從玘栖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適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瀕于死所探懐袖中小瓢以

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中而鬚生勿為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鬚果生焉丹餘詔誅官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荅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㬥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且子思乃放還

錄異記云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每轉側皆須數人扶舁以為風𤸷藥餌攻之不効忽眼痛且瘇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

嗜水及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狂憒憒若有所覩
賴其沉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倮走無所畏憚
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在旦夕忽見七仙
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帔冠服眉目髭髮歷歷分
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橫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
有橫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為仙人無所
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人亦復不
見自此常覺有人為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

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
事祇附賓客所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東坡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
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
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
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
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
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

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東坡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黄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黄州出所作詩論内外丹指略葢自以為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

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
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
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
死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
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
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
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
曰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

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艸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枝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枝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

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軾書

輿地紀勝云富順太平興國觀相傳山有異人紹興中王籍彥室嘗行山間遇道人款話以腹楞告歸道人笑

以肘捫其腹三彥室頓覺異常歸即辟穀踰年復夢見道人吹以棗呼之過溪彥室曰吾親在此乃止

紀勝云李夔字虞卿既葬父母廬墓有白兎白烏馴擾過異人與夔語夔不荅題墓石云口口思量到此間先知巽六下南山生來自秀培來秀到底恩深有分攀世人曉得斯言者去會蓬萊寶洞間

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勑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圖書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斬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夫人崇巘之嶺顧眄之際化而為石或倐然飛騰散為輕雲或油然而止聚為夕雨或化遊龍或為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

人仙人矣其有禀氣成真不脩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葢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素書於紫清闕下為雲華上宫夫人主玄教童真之士理玉映之臺隱見變化葢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復往詣焉

忽見雲樓玉臺宮闕森然暨夫靈官侍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闕天馬啓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名禹使坐而言曰夫聖世肇興剖太混之一樸散為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為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聚人民器械以衛衆志章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

養於有形之物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電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氣浮乎上而衆精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敘吉凶之感窮達之期凡此者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為之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而物不可存也非脩而道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

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失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
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
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
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
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
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
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
征神武抱關振衣瑶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右栖白山

而下眄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遨此名山則真人諸房萬神奉衛山精伺迎動遊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飆輪渡飛砂而無雲軒陟阸塗而無所攀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何以遵百谷而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志亦將授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千邪檢馭羣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耶吾所受寶書亦可以出入

水火嘯咤幽冥收束虎豹呼名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錫玄珪以為紫庭真人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曰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荒淫託詞蕪穢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耶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岸

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壇側有竹
垂枝若篲有槁葉因風落壇上竹則因風掃之終歲瑩
潔不為所汚楚人世祀焉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
陵蕭公遘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二十七日泝三峽次
秭歸時蜀水方漲横濤蔽目公積悸而寢夢神人赤髮
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寐又夢公詰其所自則
曰我黄魔神也居紫極宫之西北隅將祐助明公出於
北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祐之或以朝

夕期幸與吾俱遊息吾不敢忘巫言之神許諾自是抵於黔又遷於羅每陟險艱神恍如在洎公遷於朝神夢告歸公曰將設廟列塑於宮之傍丁酉歲公從弟𤨏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清河公承命感異親營之心匠既陳膚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蹲蹲婁靈寶經南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横天擔力謂能力扶昊蒼周覆萬有天其或者以公有弘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

後漢王遠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明天文圖讖
學桓帝問以災祥題宮門四百餘字帝令人削之墨入
板裏後去官隱去魏青龍初飛昇於平都山見廣成先
生神仙傳　按平都山今之酆都縣也又新都志方平
常採藥於縣之真多山有題名云王方平採藥此山童
子歌玉爐三澗雪信宿乃行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
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

精微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廿一日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　按渝州圖經仙池在州西南江津縣界岷江南岸其池周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傳聞有仙人姓爇名獨角自揚州來居此池邊起樓聚香草置樓下獨角忽登樓命僕自下起火乃飛空而去因名仙池見有石巖一所向岷江西面在

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
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行不
慳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不缺歸賢勤加精研
勿殺幽壞何時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乘
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又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
家隨師東西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
之力黃庭堅題其後云忠州平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
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張以

潔志修行方與道契於是遂置一小院居玉石村側依所注科儀七祭七煉感二真人與日月星辰夜降其戶從此道行驅役鬼神護民救世至慶德三年乙巳歲荆南節度使王玘親至雲安傳授秘籙乃令縣司立小壇并所指館舍斯觀是焉先是雲安鑿五井成衆迎天師作頌誓其水曰雲昇五龍付吾管領分之一龍治此一井雖有大江清濁無定衆所共需龍宜護淨用善一方天地同永誓訖特名一龍專治觀前之井故其水甘冷

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始敬異天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不逾信宿曽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藏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北夢瑣言唐乾寧中雲安縣漢城宮道士揚雲外常以

主其術他皆傚此唯一女為巫山民妻有男傳授祕訣將卒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不久即殞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尚來遂長逝矣是年馬師亦遷化

錄異記云黃萬祜者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福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尠其過而已問

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兎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為之地何其火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為瓦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既去於所居壁間題曰莫交牽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鷙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延火珍寶帑藏並為煨燼乃知太

歲乙亥是為青豬應焚爇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丑方知寅為鷙獸戊寅納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鷙獸兩頭黄也按萬祜疑即萬户音同而事頗類錄異記云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翦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一本作王法朗未詳王帽仙不知何許人寓居涪州嘗出入閭閻為人修敝冠號王帽子暮則宿於天慶觀一夕尸解而去道士為

禮斗臺今石上衣佩履跡見存
酆都道士未詳何許人元大德戊戌棲隱雪峰山歲乙卯名集道友曰吾化矣大道坦然皎如日月雖由人弘豈隨人往諸生宜遵道而行毋令半途而廢偈曰朴庵寄住有年東西南北依然裏面渾無一物只有玄文數篇今日草茅朽腐須要改換棟椽眼底風波太惡不容久住山巔選得幽居去處和區移上六天端坐而逝

蜀中廣記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六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六

川北道

神仙傳曰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須縻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

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為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內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

爲太子豻從東宫過指宫門曰此中有博勞烏奈何不知文帝惡之勑豻自盡江夏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無屍乃悔越明年豻弟子陳忠夜起忽光明如晝見豻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豻起迎之忠問是誰豻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豻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言訖不見　按洞仙傳云范豻字子恭巴西閬中人宋元嘉中聚名香數十斛細擣煮以作湯朝用湯自浴正中湯盡不復聞聲侍者入看見豻還著故時布

蚪翔貴死者十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宣上帝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名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淩虛徑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

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其法簡易與
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人間行之立成徵効苟或几席
器物小有輕慢濁污者營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飄
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吼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
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栗兢戒肅恭
擎跽知奉其法焉或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衆誠有
率勉於脩奉炷香告玄旦夕響應必臻其祐巴南謂之
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葢一揆矣法進以天實十一年

侶往往冐科禁而藏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崧慕
師之道德請於別地致齋師謂之曰夫嘯儔侶命儕友
者猶須正席拂筵整籩洗爵恭敬以成禮嚴恪以致事
尚懼其誚讓責其不勤況感降天真禱求福祐豈可陡
然而買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勗於衆必精
必虔乃可為之崧承命誓衆潔巳率先而撰香花備壇
墠師然後往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黑雲暴起旋飆入
座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

僧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跆躊跳
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
死自後蕘童牧叟常慣見不以為異近年每至天色開
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冦乃
取畫圖示予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
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摸谷内山洞中有神仙見自
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暮
方没葢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别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